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年

第一五六四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64).....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10005 和 Corr.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六十四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Y. A. 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64)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10005 和 Corr.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
报告(S/10005 和 Corr.1)

1. 主席：按照安理会审议这一问题的惯例，经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同意，我建议依照塞浦路斯[S/10033]、土耳其[S/10034]和希腊[S/10035]的代表的请求邀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Z.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U.H. 巴

于尔肯先生(土耳其)和D.S. 比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将在秘书长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提交安理会的文件 S/10005 和 Corr.1 的报告的基础上审议塞浦路斯问题。

3. 安理会各理事国也事先收到在非正式协商中为审议准备的决议草案副本。这个决议草案载于文件 S/10036 中。草案的英文本因技术原因已重新印发。

4. 有些代表表示希望在安理会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发言。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5.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

6. 为了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我们又一次聚会了；我们要讨论的是秘书长就截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这段时期的情况所提出的报告。首先，我要声明，塞浦路斯政府已接受秘书长关于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我发表这一声明是鉴于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第 186(1964)号决议，塞浦路斯必须表明它对此建议是否接受。

7. 借此机会，我对联合国部队同我国政府合作在该岛积极开展工作表示极为赞赏。这支部队对塞浦路斯的安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事实上，维持和平的工作在塞浦路斯做得特别成功，这一点已为众所周知。

8. 在这方面，我要向该部队司令 D. 普雷姆·昌德少将以及由他率领的官兵表示我们热情的感谢。

9. 我还希望在记录中再写上我们对秘书长的深切感谢,感谢他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真诚关心以及他为使这一问题获得公正、和平的解决所作的专诚努力。对他作为联合国领导人的杰出工作,我们怀着非常真挚的崇敬心情。

10. 我还要称赞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在岛上开展了建设性的工作,并称赞秘书长的合作者与助手们本奇先生和罗尔兹-贝内特先生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有关塞浦路斯的职责。当然,我们还要向那些在派遣军事小分队和自愿提供捐款方面作出宝贵贡献的国家表示赞赏和感谢。这些贡献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11. 这份报告表明,最近六个月来这一地区的局势一般保持平静。就象报告中所指出的,射击事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进一步从三十起减少到十二起。但是,秘书长在他的意见中提到:

“过去六个月的记录表明,形势既没有朝进一步正常化和限制对抗的方向取得进展,也没有回到一九六八年六月两个民族间会谈开始前那种紧张的、爆炸性的局面。”〔S/10005和Corr.1,第115段。〕

12. 报告把形势描述为“消极的稳定”的形势〔同上〕。秘书长接着在分析中表示遗憾,因为他必须再次失望地指出,尽管他在塞浦路斯的代表们一再努力,争取恢复正常状态,特别是争取让非武装的公民能重新沿着所有公路自由通行,然而,情况并未改观。

13. 正如他在上一次亦即一九七〇年六月的那一次报告〔S/9814〕中所提到的,有一百二十三条公路,其中包括五条主要干道,塞浦路斯希族不能自由通行或接近。这些公路遭到来自各个飞地的武装的塞浦路斯土族的封锁。秘书长急切地、反复地号召塞浦路斯土族的领导响应政府的正常化措施,开放这些公路和飞地,特别是因为:所有塞浦路斯土族人在全岛的各条公路上都享有充分的、不受限制的通行自由。

14. 这份报告指出,“这个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已再次引起许多事件”〔S/10005和Corr.1,第85段〕。岛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仍然不能在很大一

部分干道上通行,这种情况显然是极端不正常的。用和平手段解决这种局面,不应该是有关各方力所不及的。

15. 此外,秘书长在意见中强调有必要减少岛上敏感地区迫近的军事对抗的危险,并且提到

“……向塞浦路斯土族领导提出的许多建议……如获同意,就可以在这些领导人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造成一种相互之间加强信任的气氛,并且大大有助于改善他们土耳其族居民的生活条件。”〔同上,第116段。〕

在这方面不妨提一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关于消除对抗的一些建议,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同意,这一点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报告中曾有记述〔S/9521,第77段〕。

16. 目前这份报告在“意见”部分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被迫离乡的人民和他们返回原地的的问题。我们也完全同意需要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鼓励和协助塞浦路斯土族人返回原地。这与它争取恢复正常状态的总政策是一致的。因而它已在各个村庄建造或修复了大约三百五十幢属于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房屋。但是正如报告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房屋的主人并没有回来。看来,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阻拦他们回去,除非是在那些这种归来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地区,例如为了扩大飞地——这一做法是和正常化背道而驰的——或者是为了其他政治上的好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一直急切要求让塞浦路斯土族回到象奥莫罗希塔和尼亚波利斯这样一些接近发生对抗的敏感地区去,这对正常化是没有帮助的,却只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样,塞浦路斯土族的领导人就给这个问题加上了政治的而不是人道主义的色彩。结果,在政府已经建造了这种房屋的十六个村庄中,有十一个连一个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都没有回去,重建的房屋仍然空着。这当然不能鼓励政府再建造更多的房屋了。

17. 我们衷心希望正常化问题——包括向所有公民开放公路和让塞浦路斯土族重返家园两个方面——能本着一种新的、积极的精神去处理,以期取得为合理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所必需的谅解与合作,并

由此而造成一种更加相互信任的良好气氛，这会使当前两个民族间的会谈进展得更顺利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8. 然而，形势还有另一个更有希望的方面，这一点可从报告中看出。尽管在自由通行和消除对抗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经济领域里两个民族之间加强合作却是目前这种死气沉沉局面的一种令人鼓舞的例外情况”[S/10005和Corr.1,第117段]。确实，在这个领域里和在公共服务方面，正常化已经通过塞浦路斯希族和塞浦路斯土族之间更紧密的合作而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正如报告所说，已有很多塞浦路斯土族人在政府控制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在这些令人鼓舞的合作迹象中可以看到，在诸如粮食和贷款委员会、劳工咨询局、农产品销售机构以及在民族混居村的发展事业机构等单位中塞浦路斯土族增加了他们的代表成分。

19. 此外，贸易和工业活动的发展使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的接触增加了，这主要是在私人企业部门。然而，尽管两个民族之间的合作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这种积极的进展，这在根本上有利于塞浦路斯土族，可是，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塞浦路斯土族领导要分开搞一套经济的方针却令人遗憾地一直没有改变。这种分开搞的方针是违背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且，正当全世界都在努力使一些国家的经济统一的时候，这种做法特别是一种倒退。生活的现实以及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的共同利益有力地说明，显然必需在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制内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所需的精神无论在塞浦路斯希族还是土族的人民中间都是存在的，这一点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如果不受到外来势力的阻挠，这种精神就会在经济方面以及政治方面发扬光大。

20. 农业是这个岛上的主要依靠，在这方面，一场严重的干旱使粮食和橄榄的产量减少了一半，但是今年政府已给予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农民五十万英镑和三千吨大麦的接济，并且在世界粮食方案的帮助下，分配给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村庄价值三十万英镑的粮食。

21. 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秘书长所说，这

场干旱使灾区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农民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了，并且在他们之间树立了一种团结一致的精神。这就表明，两部分居民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是一个有力的因素，指引着他们去从事积极的合作和摒弃毫无意义的分裂与对抗。秘书长在他的意见中指出：这种事态发展“似乎表明，只要有诚意，只要事情关系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两个民族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肯定是可能的”[同上]。

22. 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和解与信任精神是为解决和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基本因素。

23. 这促使我们进行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会谈。但是，毋庸置疑，会谈的步伐是缓慢的。长期性解决的前景能否实现是猜测中的事情；目前看来前景并不十分光明。然而，为了办一件好事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总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会带来报偿的。

24. 然而，不管会谈在一定的時候有没有实际收获，它作为一种互相沟通和交换意见的手段还是有其价值的。对话在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而且，如果辩论要真起作用，就必须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这也就是要提倡理智与正义，使之成为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25. 此外，会谈对于改善岛上气氛和实现普遍平静肯定也起了一些作用。尽管双方仍存在基本的意见分歧，我国政府还是决心耐心地、坚韧不拔地、以永不枯竭的诚意继续进行会谈，争取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的会谈代表都已强调指出，虽然在主要问题上看法各不相同，当地的会谈还是为最终解决分歧和达成全面协议提供了唯一的途径。

26.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即应该坚定不移地、诚心诚意地继续进行会谈，争取达成一项对双方来说都无所谓是胜利或者失败的、合理而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事实上，任何解决办法如果只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那就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当这种解决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胜利时，它就是一个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反之，它就是一个不公正的、不合理的、不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失败。

27. 根本的分歧似乎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这个问

题妨碍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一个新问题。在根据塞浦路斯土族那么依赖的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制定的宪法中，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然而，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双方正在讨论，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地方政府的问题无论就其含义或是就其实行来说，都是最困难、最不好处理的问题。

28. 今年六月，我在上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曾经就这个问题说过：

“按照公认的准则，地方政府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从来没有，也没有可能按照种族的标准来加以划定。也不可能设想它是从下而上垂直伸展而成的国中之国。离开单一国家的准则，走向消极的分裂”——通过宪法规定或不通过宪法规定的方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样做只能使局势恶化。

“塞浦路斯政府，尽管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以满足对方的要求，但不可能超越单一国体制的范围，以至破坏了这个岛国的完整统一。”〔第一五四三次会议，第22和23段。〕

29. 整个争取和解的谈判应自始至终服从于一个总的目的，就是要使问题得到公正、可行和持久的解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能放弃基本的原则和普遍公认的宪法准则。我们所寻求的，是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有关决议的范围内得到公正和民主的解决。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全体塞浦路斯人都将不受种族、语言和民族血统的歧视，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30. 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已经并将继续在宗教、教育、文化和个人地位等事项中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他们还得到保证，可以按人口比例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最关心的是要在互相谅解、和解和团结的积极基础上争取解决争端。

31.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希望，在局势普遍平静中正常化的进展以及会谈的继续进行，将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必要的气氛；这个问题就其性质来说是简单的，只是被人为地复杂化了，搞得既不符合塞浦路斯希族的利益，也不符合塞浦路斯土族的利益。我们

深信，只要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新的不带偏见的态度，又本着我们时代的精神，就可以使这个问题取得解决，从而不仅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地中海这一敏感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利益。

32. 主席：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向安理会主席表示的欢迎和祝贺。

33.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4.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和大家一样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35. 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也感谢安理会的各位代表们，给予我国代表团以参加安理会今天的审议的机会。

36. 我们又一次来到一起，研究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秘书长的报告。和以往一样，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报告，它使我们能够了解岛上迄今为止的形势。我将围绕这份报告发言。

37.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导言中这样总结了正在审议的塞浦路斯在这一阶段中的情况：

“过去六个月的局势总的来说保持平静，但是偶尔发生的暴力行为和数量不可谓不多的事件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加深两个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S/10005和Corr.1，第2段。〕

38. 的确，他所集中关注的正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在过去六个月中使我们更加忧虑不安。所有致力于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这一连串的事件，也不可能不感到失望，因为两个民族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过程本来就进展缓慢，而且相当费力，现在这些事件又影响了这个过程，这就令人遗憾了。

39. 报告的第35段重申了秘书长对这些事件的后果的高度重视。请安理会允许我再从报告中引述一段：

“正如已经指出的，在军事形势一般保持平静的同时，发生了某些暴力行为和事件，这些行为

和事件即使没有严重危及和平，也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并且加深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事件中有一些——特别是在特里科莫附近的国民警卫队的夏令营里开枪打死一名塞浦路斯土族平民和打伤另外两名的事件——在下文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40. 报告用好几段——从第 37 到第 50 段——记述了特里科莫的悲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三名塞浦路斯土族人先是在被非法拘押时遭到枪击，接着又发生了同样是非法的、不符合宪法的审判。

41.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人遭到近距离的射击，受伤二十七处而死，而那些罪犯却被宣布无罪。这足以引起塞浦路斯土族对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所作所为及其意图的恐惧。

42. 第 61 和第 62 两段接着叙述了发生在泽伊贝科伊的事件；在那个地方，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看来是在想方设法改变两个民族之间已经确立的惯例。

43. 再下去，在第 87、88、89、90、91 和第 95 段中，报告提到了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的几项最高职务如内阁职务的任命，这些任命公开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条件。

44. 这一连串的任命，无视已经确立的惯例，不能不使人觉得这是一个想要推翻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新企图。

45. 在发生了这些制造紧张的事件的这段时期中，要求意诺西斯亦即企图颠覆独立的叫嚷可以在塞浦路斯希族的官方领导人的讲话中听到新的、激烈的和反复的呼应；这种上下呼应引起了更大的不信任。两个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是目前困境的根子所在，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相信，当我说和平解决取决于共同努力去建立信任时，我并不是在自夸聪明。但是我必须以遗憾的心情承认，我确实感到上面列举的事件以及提到的讲话一直无助于实现这个目的。

46. 安理会应该还记得，我国代表团过去每次在安理会代表们面前都强调，要达到和平与协商解决，首先必须做的是，建立信任和培养诚意。正如我过去

所一直强调的，在当前两族进行会谈的关键阶段，彼此关系间的气氛，取决于是否互相信任。我们搞国际事务的人，对此都很明了，信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或理智的气氛问题。诚然，信任是达到安全的根本问题。塞浦路斯土族特别感到是如此。他们过去的经历以及目前的处境促使他们关切这个问题。

47. 报告提及与问题的这一方面特别有关的两种发展趋势。我必须声明，这些发展趋势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严重关切。

48. 报告的第 28 段，谈到了把一九六六年进口的武器分发给塞浦路斯希族警察一事。大家应该还记得，进口与分发那些武器的事，过去曾引起安理会和秘书长的关切。事实上，秘书长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在他给安理会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关于要分发那些武器的种种企图。他说：

“联合国部队过去一直拒绝接受任何区分对待轻、重武器的主张，而塞浦路斯政府对我的保证中，对各种武器也是不加区分的。”〔S/8622，第 26 段。〕

49. 我请求安理会耐心地听我重复我国代表团当时所作的声明，它引自第一四三二次会议的逐字记录：

“最后，我必须提到一件涉及安全感这个根本问题的事。如果目前这种气氛要占上风的话，必须使土耳其族具备这种安全感。我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塞浦路斯希族当局把重武器和轻武器运进岛上的事。安理会应该记得，这一行动的结果确实引起了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局势的恶化，而秘书长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增编中也表示了他对此事的关切。〔S/7611/Add.1〕

“.....

“我们诚恳地希望，联合国驻塞部队将继续向塞浦路斯希族当局提出建议，以便阻止他们这种蓄意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并引起猜疑的行动。我以我国政府的名义以及理智的名义，也呼吁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重新考虑这一举动。我们仍然希望，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会有足够的明智来权衡

这一行动的利弊。到底是分发数百件崭新发亮的武器，其中包括许多真正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重武器好呢？还是实行克制，让刚刚出现的和解的苗子开花结果，来得更为明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今后的几个月中，对塞浦路斯事态的发展产生实际的影响。”〔第一四三二次会议，第32和34段。〕

50. 以上这些话，表达了秘书长、联合国驻塞部队以及我国代表团对于运进和分发那些武器一事的严重关切。现在这份报告的第28段又一次提出了分发武器的问题，对轻、重武器作了区分。鉴于前面提到的引自秘书长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报告中的话，并充分考虑到我国代表团一九六八年已经提出过分发武器对于两族间的安全和信任所将产生的后果，我必须强调，我国政府不同意任何分发武器的做法。我可以肯定，该报告第28段中的那段叙述，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是默许的。

51. 报告的第29到33段，提到了有关军备问题值得关切的第二点。请允许我引用该节的头两段：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三日，拒绝让一支联合国民警巡逻队进入当时正在那里卸军需品的利马索尔码头。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联合国民警从未被禁止进入该港口，就联合国驻塞部队所知，在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九年，看来也从未有过大量的军需品运到该港口。

“已提醒政府注意对于联合国民警行动自由的这一新限制，这被认为是违反一九六四年九月所达成的一项口头协议的。此协议规定，装运军需品的船只何时到达利马索尔，必须事先通知联合国驻塞部队，在码头上卸货时，应允许联合国部队人员进入码头。”

52. 安理会立即会认识到，这是有关土耳其族安全的问题。这也是两个民族间互相信任的问题。最后，这是一个毒化岛上整个气氛从而危害和平与安定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53. 在过去的六年中，一直是执行一九六四年有关运进武器的协议的。秘书长曾对运进武器和军用物资及装备多次表示严重的关切。我国政府不能同意任

何改变执行这一协议的做法。我必须再次重申，希望大家注意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

54. 该报告把正常化问题作为另一项重要内容。其中第72段说：“自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在恢复正常状态方面，局势没有重大的变化，虽然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报告接着指出了在经济领域、农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一些进展。

55. 对此，秘书长在第117段中表示希望建立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和混合机构，设立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全体塞浦路斯人服务。秘书长深信，这些机构将有助于实现两个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土耳其族居民曾几次建议设立这种机构。事实上，就如我上次列席安理会时发言所说，土耳其族居民随时准备以友好的态度响应任何提议、建议，只要这种建议不是或明或暗地侵犯土耳其族居民的宪法权利与特权。但是很遗憾，这方面的努力多数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土耳其族居民的几次建议不是被搁置就是被人出于政治目的而加以否定。

56. 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岛上已有两万多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被剥夺了生计。毫无疑问，让这些人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去，是使局势恢复正常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秘书长在报告中承认，让这些人重返家园是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只要有诚意，就有可能从人道的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处理整个问题”〔S/10005和Corr.1，第84段〕。我们从该报告中得知，联合国驻塞部队准备帮助这些人重返家园。土耳其族居民早已建议在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参与下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但是很不幸，事态依然没有改观。两万塞浦路斯土族人还在蒙受苦难。

57. 不仅塞浦路斯居民中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族被剥夺了享用他们的财产的权利，而且整个土耳其族居民被剥夺了分享这个国家的公共收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分享塞浦路斯正在接受的国际援助的权利。当我们谈论局势正常化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把问题的这一方面排除在外。

58. 关于正常化问题，最后我想谈一谈该报告的

第 85 段。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这些居民度日艰难；他们正为捍卫自己的宪法权利而斗争。他们已把他们的合作扩展到危及自身安全的地步；在该岛目前情况下，安全问题必然仍是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以往的经验证明，对形势的这种敏感反应不无道理。我深切地感到，我必须回到我才开始发言时围绕的主题上来，这就是：建立信任和培养诚意。信任和诚意产生安全感；安全导致其他领域的合作。我深信，安理会各位代表们将同我一样认为，我们不应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

59. 在我结束发言的时候，我必须提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它既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失望，又使我们大家抱有希望。我指的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会谈。这种矛盾的局面反映在秘书长的报告第 115 段中，他在那一段里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大有变成全体塞浦路斯人的生活常规的危险。”

60. 我国政府曾经多次提请大家注意这种危险，长此下去，必有此情况出现。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忍受了苦难，并且证明他们经受得住与希族居民实际分开生活的各种困难。这种分开过的局面拖得越长，就越变得司空见惯。

61. 因此，时间的推移只能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这是会谈之所以令人失望的方面。

62. 秘书长在他报告的第 119 段中指出，会谈应“以谋求合理而可行的妥协为目的，坚定诚挚地进行。这一妥协对双方来说都将无所谓是胜利或者失败”。

63. 他还进一步指出：“我相信，在塞浦路斯谋求政治解决的必要因素是确实存在的，因此一项妥协解决是可以实现的”〔同上，第 120 段〕。

64. 我深有同感。我国外长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就这个重要问题陈述了我国政府的观点。现在，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引用其中有关的几段。他说：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特殊性质已经得到宪法和协议条款的肯定：它由两个民族组成，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实体享有平等权利，并按人口比例参加各级政府活动。

“塞浦路斯两个民族之间正在进行的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恢复宪法秩序和恢复正常状态的可能性。这些会谈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开始一直进行到现在，却还没有使岛上的两个民族达成一项协议。

“尽管大家都越来越感到无可乐观，我们还是继续希望，在不久将来的一天，将打开公正、平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大门，塞浦路斯的独立将得到保障，两个民族根据建国时确立、公认和尊重的均衡格局所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也将得到保障。”①

65.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说得更明确些是第 120 段，根据这些总的原则谈到了两个民族之间会谈的目的。事实上，从一开始努力谋求和平解决的时候起，土耳其族居民的所作所为就是本着与秘书长所说的相同的目的，他们一直致力于重建一个独立、主权和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将建立在地方自治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基础上。让我重复一下，我们仍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公正和平等地解决问题的大门将会打开。

66.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对吴丹秘书长，对本奇和罗尔兹-贝内特副秘书长，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和联合国部队司令普雷姆·昌德将军，并对所有在他们领导下工作的人员表示我国政府的感谢。今天，如果说我们在瞻望前景时还能有所希望的话，这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些忠诚的人们建设性的、耐心的努力。

67.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还要对那些作出贡献使联合国驻塞部队能够继续执行其重要任务的国家，表示我们的感谢。

68. 主席：谢谢你对主席的称赞。

69.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70. 比齐奥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国代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八四九次会议，第 110-112 段。

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的工作，并向你表示祝贺。先生，我愿向你，向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代表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同意我的请求，使我能对秘书长就过去六个月的事态提出的报告发表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我总是很高兴自己能肯定地告诉吴丹：希腊政府高度赞赏他对塞浦路斯的形势、对恢复正常状态以及对全岛居民的幸福所显示的始终不渝的关心。因而，他定期向大家提出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形势发展的调查报告对我们来说至为重要，并将再次成为我们就这一问题提出意见的基础。

71. 给人深刻印象的是，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结尾中指出，塞浦路斯目前的形势是“一种‘消极的稳定’的形势，它表面平静，内部紧张和反常，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两支军队继续迫近对抗状态，必然充满着严重的危险”〔同上，第115段〕。

72. 这一描述并不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惊异。我们的观点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要在塞浦路斯建立一种“积极的稳定”——倘若我能反“消极的稳定”之意而使用这一说法的话——只有依靠两部分居民之间的谈判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果。我经常告诉安理会，并且一再重申：在塞浦路斯希族和塞浦路斯土族之间除了谈判之外没有别的更合理的办法。但我也曾着重指出，这些谈判应该加快速度，而且为了全体居民，为了和平与安全，应尽快取得成果。

73. 我们坚持这一主张，因为我们断定，倘使在秘书长的分析里似乎已经流露的不祥之兆一旦变为现实，那对有关各方都将是不利的，用秘书长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目前的对峙大有变成全体塞浦路斯人的生活常规的危险。

74.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为报告毕竟还带有那么一点乐观的调子而感到欣慰——秘书长告诉我们：两部分的居民现在都懂得，塞浦路斯问题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

75. 倘若这是各方的行动指针，又是所有塞浦路斯人认识问题的基础，那末，减少报告中所详述的军事对抗就将是适时的、合理的——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对抗。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联合国部队司令为此目的所作的一切努力。我愿在此表示，我们称赞他们为和平事业所作的贡献。

76. 此外，我们还高兴地从报告中看到，在报告所涉及的这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有可能导致形势恢复正常的新的令人鼓舞的事。例如，我们注意到在农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这方面，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农民在抗旱中获得政府支援的情况下，已经更加紧密地合作起来了。秘书长还告诉我们，在公共服务和其他一些领域里也取得了某种进展。

77. 我们还支持一切有利于两部分居民在不同领域里加强合作的措施，特别是支持在经济领域里，在有关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上，以及在恢复所有公路网通行自由方面加强合作，在后一个方面，希腊族的公民至今仍遇到种种困难。所有这些同时并行的措施，将有利于创造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这种气氛将使这两位谈判者——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在执行他们微妙而困难的任务时得到很大的方便。

78. 讲到谈判，我们注意到吴丹的另一项积极的见解。他向我们保证，他仍然相信，政治解决的必要条件确实存在。

79. 事实上，能够看到以下情况就是令人满意的：会谈正在继续；在会谈的各方，一些有关方面的重要人士都在报告中提到的讲话中表示，尽管存在着困难，他们的愿望仍然是要保持这些接触并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80. 今年九月五日，我国副外交大臣帕拉马斯先生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表了如下声明：

“希腊方面的政策仍然不变，仍然是要继续塞浦路斯人之间的会谈，以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解决。希腊方面对于正在进行的会谈形式的态度没有改变。”

81. 此外，在布鲁塞尔，查拉扬吉尔先生和帕拉马斯先生就塞浦路斯的形势交换了意见。他们特别表示，希望两个民族之间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会谈不久就能迅速地取得积极的成果。

82. 这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希腊政府的立场。希腊政府将一如既往，继续赞助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之间举行会谈，并且热切地希望会谈双方充满新的活力，以便就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得长期性的解决。

83. 同时,我们赞成秘书长根据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 186 (1964)号决议条款提出的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的建议。

84. 我国政府为这支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所捐献的经费现已多达九百二十五万美元,今后仍将尽其所能继续提供捐献;同时,希望秘书长所提出的呼吁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组织的其他会员国的积极响应。

85.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还要再次向秘书长以及他在这里和在塞浦路斯的杰出助手们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忱,他们多年来为执行一项使联合国增添荣誉的和平使命显示了耐心和毅力。没有安理会一贯显示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没有参与组成联合国部队的会员国以及为这支部队慷慨捐献经费的会员国所共同显示的团结精神,秘书长和他的这些助手们是无法执行这一使命的。

86. 主席:名单里要求在表决前发言的代表们都已经发过言了。现在如果没有别的代表想发言,安理会将接着就载于文件 S/10036 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决议草案一致通过。②

87. 主席: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已报名要求在表决后发言。

88. 科林·克劳爵士(联合王国):看到安理会一致同意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期限,十分高兴。

89. 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需要就塞浦路斯的各种问题取得一项永久性的解决办法。我们都一致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想这样解决问题,唯一的基础是让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国家继续存在,让岛上的所有民族能在这个国家中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努力克服极为不幸地存在于岛上两个民族之间的分歧。我们还一致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希望在于两个民族之间的会谈。

90.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令人钦佩的、一清二楚的报告。这份报告充分说明了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为在岛上创造并维持一种气氛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这种气氛使得两个民族间的会谈能够继续进行并且存在某种成功的希望。

91. 在此,我还应当象大家所已经表示的那样,向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以及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普雷姆·昌德将军表示敬意,他们两位完全可以无愧地受到我们大家的信任和钦佩。

92. 我国政府和秘书长一样觉得遗憾,岛上的形势没能朝着恢复正常状态的方向取得更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又欢迎这个事实,就是说存在着这种正常化的某些迹象,尽管还不多。我们和秘书长一样希望,通过比如说建立主要目的在于为全体塞浦路斯人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和混合机构,能够朝这个目标取得进展。在行政和经济领域里以切实可行的形式实行两个民族之间的合作,是人民之间建立信任感的最好办法之一。

93. 我国政府认为,从各种情况来看,秘书长建议将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是正确的,而且我们高兴地看到,安理会已经同意这一建议。

94. 因此,我为自己能够说明如下一点而感到高兴:联合王国将在所延长的任务期限里保持它在联合国驻塞部队里的小分队并支付其所需费用。只要其他主要捐款国同意将它们自愿承担的捐款保持在与过去相同的水平上,我们愿意在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算起的两个季度里每季再为这支部队自愿捐献三十一万二千五百英镑的经费。但是,我们希望秘书长继续考虑,一旦形势提出的工作上的需要容许,就进一步削减这支部队人员和费用的可能性。

95. 不能指望向联合国驻塞部队提供经费和物资支持的国家无限期地承受这一负担。因此,我要强调指出,我们急切地希望争论的各方现在应加紧努力,谋求符合宪法的解决。

96. 菲利普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首先,请允许我说,我们多么高兴看到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的特别

② 见第 291 (1970)号决议。

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还有联合国部队司令普雷姆·昌德将军今天和我们一起出席了会议。我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感谢，感谢他们正在为联合国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正在帮助促成我们所希望的使塞浦路斯问题加速和平解决的条件。

97. 驻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以高度效率和卓越技能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它防患于未然，处理在过去六个月中已然发生的事件则是不使其升级。在美国看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对于维持塞浦路斯的和平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支持将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我们认为，同前几次一样，这次延期并不是要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地位永久化，而是要促使两个民族间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从而不仅使联合国驻塞部队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撤出，并且使塞浦路斯的全体人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98.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过去六个月中，这种恢复正常状态的工作并没有取得进展。正如秘书长在他的出色的报告中所说：

“塞浦路斯目前的形势是一种‘消极的稳定’的形势，它表面平静，内部紧张和反常，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两支军队继续迫近对抗状态，必然充满着严重的危险。”〔S/10005 和 Corr.1, 第 115 段。〕

我们应该时刻牢记这一估计。

99. 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联合国驻塞部队的规模不应再予缩小。什么时候只要两个民族之间的形势有了改善，就可以而且应该考虑进一步的缩减。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在为联合国驻塞部队提供经费方面的困难局面仅仅是稍有好转。我们赞赏秘书长为争取各国支付原已承诺的捐款并争取各国答应提供新的捐款的努力；我们希望现有的捐款国以及其他国家能对此作出响应。正当联合国试图重新加强其维持和平的努力时，倘若因为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受到影响，那将是极为不恰当的。我国政府准备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然而又认为，任何一个会员国所分担的责任都不应过重。在这方面，我想再次说明一点，就是当美国把它所支付的款项同其

他国家的款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希望以此鼓励别国提供更多的捐款。

100. 美国高兴地注意到，在这次所回顾的阶段中——从一九七〇年六月到十二月——没有大量出现和上次回顾的那个阶段中相类似的严重事件。然而，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确实发生了一些危险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八月十一日发生在特里科莫的那一事件。幸而，各方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都表现得很有理智，很沉着。也许我们可以指望这预示着两个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从此得到缓和。塞浦路斯国内需要稳定：这是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取得永久性解决和使经济进一步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101.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两个民族间的会谈似乎已经失去势头，在过去六个月中简直可以说毫无进展。双方都好像是采取了更为僵硬的立场。然而，这些会谈是解决两个民族问题的最好办法。除非会谈能以和解与信任的精神向前推进，否则，塞浦路斯以及它的邻邦和朋友都将永远放心不下，担心这一地区的形势得不到持久的稳定。因此，我们强烈要求双方加倍努力，处理好这一困难的然而又决不是无法解决的宪法问题，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解决。重要的是避开用词取义方面的不同意见和在一些抽象问题上的争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集中必要的精力，拟出具体的措施，使塞浦路斯各阶层的合法权利在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体制中得到应有的保障。

102. 在进行这种努力的同时，双方应继续谋求一致的意见，定出可以使塞浦路斯全体居民生活正常化的措施。我们赞扬为解决已经存在多年的难民问题而正在作出的认真努力。这个问题被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政治上的考虑搞得久久不得解决，而人们却在继续受苦受难。我们希望当前的努力能够获得切实而持久的成效。如果一无所获，那末，我们建议，双方应考虑让中立的第三方以某种形式弄清事实真相，判断困难大小，并且协助双方拟订公正的解决方案。在我们看来，联合国本身最适合于发挥这种中立的第三方作用。我们已经有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不偏不倚、巧于斡旋的才智，又有这位代表的一批能力高超的工作人员。这样一种第三方的协助，可能有利于排除障碍，

使早已提出的消除对抗的建议通过两个民族各自从短兵相接的地区后撤而得到实现。

103. 虽然今天在塞浦路斯存在的危险也许比过去某些时候要小，可是危险却依然存在。我们确信，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国将会支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即在下次又要考虑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之前，能够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取得某些真正的进展。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是为了在谋求和平的工作中起促进作用，而不是为了代替谋求和平的工作。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迅速拿出实际行动，为公平合理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4.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安理会有充分理由决定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我们愿向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向他的驻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参谋长和全体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缓和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在设法防止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各种误会方面，正在发挥有益的作用。

105. 总的来说，形势就如我们手头的这份报告所明确断定的那样，保持着平静。然而，已经发生的几起事件却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些事件造成了无谓的牺牲。这些事件是可以通过加强合作来避免的，而加强合作又必然有助于消除互不信任。塞浦路斯政府和土耳其领导人目前的行动显示了政治家的风度和克制的态度，我们吁请他们在这方面更上一层楼。现在，对塞浦路斯来说，对我们大家所一致支持的它的独立和统一来说，都有必要把这份报告所说的“消极的稳定”转化为积极持久的稳定。

106. 在经济领域和技术训练领域里的许多活动表明，在加强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方面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这些联系越是加强，就越能产生一致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的会谈尚未消除双方的意见分歧，但是有着一些进展的迹象和许多一致的地方；我们呼吁两位领导人加紧努力。他们的国家将从他们的一致意见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如果他们能够取

得一致，他们将博得塞浦路斯的感激和国际社会的尊敬。

107. 我们衷心希望塞浦路斯繁荣昌盛，希望它的公民和睦相处，我们的这种心情受到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声明的极大鼓舞，他们在声明中保证不遗余力，不怕牺牲，为实现塞浦路斯的和平与正义而斗争。希腊首相强调，塞浦路斯国家要独立和统一，缓和与和平要巩固，他的话同样使人深感欣慰。

108. 今天我们听取了我们的同事塞浦路斯大使、土耳其大使和希腊大使的发言。我们对他们建设性的态度表示欣赏。我们同他们三方面不仅有把我们联在一起的睦邻友好的历史纽带，而且在精神、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让我们衷心地希望，在我们大家群策群力之下，在一个独立、主权的塞浦路斯土地上，将呈现出一派统一与和平的景象。

109. 萨维奇先生(塞拉利昂)：现在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在今年内第二次考虑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份载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文件S/10005和Corr.1中的报告，为我们公平合理、不偏不倚和客观地分析了岛上从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到十二月一日这段时期里的形势。

110. 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还有部队司令普雷姆·昌德少将，在他们各种力所能及和职权范围内，苦心孤诣，力促岛上两个民族和好相处，我们谨向他们的努力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由于他们的努力，今年所发生的枪击事件比起前几年来，次数大为减少，而且在当前正在审议的这段时期中，维持和平部队没有一人在执行任务时遭到伤亡。我们特别注意到，配备人员的军事哨所已从五十九个减少到五十六个。

111.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我相信，就象对所有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代表团一样，担心的事情是去年的状况没有取得重大的改善。然而，要是说看不到已有某些令人鼓舞的进展，那对各有关方面的努力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譬如，在半自主的和非政府的组织机构方面，就可以看到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彼此加强合作

的许多现象。下列事实就是证明：塞浦路斯土族回到了粮食和贷款委员会；他们参加了新成立的劳工咨询局和其他方面的互助合作，诸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方面的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农业和复兴建设方面的合作。

112. 代表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的两位谈判者克萊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正在进行的民族会谈显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且，即使没有取得意义重大或影响深远的成果，我国代表团也还是同意秘书长的评价，认为会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减少政治危机，缓和紧张局势，使日常工作得以在较为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相互之间的猜疑。

113. 然而，除此之外，民族间的会谈经过两年半之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注意到，在恢复正常状态方面，特别是在争取让非武装的公民能重新沿着岛上的各条公路自由通行这一点上，迄今未取得重大的进展。

114. 也许可以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之所以得以防止，原因之一是在于两个民族的领导人所一致采取的态度。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阁下今年十月在第一八八二次全体会议上向联合国致词时特别提到，双方决心在会议桌上解决他们的分歧。库楚克副总统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能在考虑到各自的民族特性和利益的合作基础上来解决问题。

115. 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所表现的克制态度，无疑反映了他们各自政府的总观点，而且基本上也反映了这样两个事实：争端各方一致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靠武力解决；各方无例外地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主权和单一的塞浦路斯国家。

116.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载在文件S/10036中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确信，撤走这支部队将导致形势恶化。

117.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按照常规，我们的安理会每隔六个月审议一次秘书长就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行动提出的报告。按照常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请安理会把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期限再次延长六个月。这一建议通常总是得到安

理会的一致通过，因为直接有关的各方一致同意延长。

118. 法国代表团又一次支持了这样一个决议。但是它想再次申明，它对塞浦路斯形势一直不能稳定而且危机四伏表示忧虑。这种形势恰如我们的秘书长所描述过的那样，“表面平静，内部紧张和反常，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两支军队继续迫近对抗状态，必然充满着严重的危险”〔同上，第115段〕，各国代表团都已重复了秘书长的这份出色的报告中的这几句话。

119. 确实，我们今年六月就已经注意到的趋向依然未变，而且射击事件的次数再次下降。但是，在特里科莫那里却又一次有人丧生。尽管联合国部队不断努力，却没有能够很好地朝着所期望的脱离军事接触的方向取得进展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阻碍。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猜疑继续妨碍着成千上万逃离原居住地的塞浦路斯土族重返家园。而在经济领域里，分别发展的趋势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制止。多年来，这一不合理的动荡不安状态已成为岛上居民的生活常规。虽然两族人民不可避免地注定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的鸿沟在日益扩大，武装的士兵在深渊的两边站岗。

120. 显然，无限期地保持联合国部队虽然幸而有助于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却不足以防止日益增长的危险。显然，要恢复正常状态就必须而且要迅速在直接有关的双方之间取得政治解决。这种解决办法要以一种真诚的愿望为基础，愿意在尊重两个复归和好的民族的合法权利并且抱定宗旨一起共事的情况下和平共处，携手合作，从而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在和平中充分享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一个万众一心力争实现全体居民的幸福、繁荣和尊严的国家。

121. 然而，这个多年探求而未能如愿、大家热切盼望的解决办法，却决非不可实现。我们的秘书长在他六月一日的报告中给我们讲了这一点；今天他又再次提醒我们，“在塞浦路斯谋求政治解决的必要因素是确实存在的”〔同上，第120段〕，而且他认为，一项妥协解决办法无疑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在地方政府这个关键问题方面。报告告诉我们，现在“有许多

双方都可以采取的有益的措施，而不致危及各自的政治与安全状况”〔同上，第 116 段〕。

122. 已向塞浦路斯土族提出的建议如获同意，将有助于造成一种相互之间更加信任的气氛，并且朝着改善土耳其族居民生活条件的方向大大跨进一步。而政府方面如果采取坚决措施解决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就也许可以通过结束一种痛苦的、骇人听闻的局面，促使形势开始朝着加深必要的谅解和扩大必要的团结的方向发展。塞浦路斯国家元首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第一八八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也曾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简单的，一旦摆脱了来自外界的人为的复杂因素，解决起来也是容易的”。他在讲话中提到，他的政府“正在谋求一项建立在塞浦路斯人民的自愿基础上的、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的公正和民主的解决方案”。

123. 最后，在今年九月二十一日，两个民族的代表之间的会谈进入了第四阶段。依照主要的有关人士的看法，“尽管在主要的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当地的会谈却为解决分歧和最后达成全面协议提供了唯一可行的途径”〔同上，第 10 段〕。

124. 尽管在地方政府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塞浦路斯土族的代表还是认为，“作为这些会谈的结果……政治危机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退，紧张形势已有缓和，而日常工作也已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了”〔同上〕。如果眼前不幸还没有取得最后解决的希望，那末，我们听说，争端的双方现在确已认识到“可以在建立一个两个民族共同参加的、独立的、主权和单一的塞浦路斯国的基础上作出一项解决”〔同上，第 120 段〕。

125.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部队再次留驻六个月，可以有助于防止新的对抗，使报告中所说的一条充满险阻的道路变得平坦一些，使它可以比较方便地通向合理可行的妥协。

126. 但是，应该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联合国部队的存在理由仅仅在于它能够促进这一发展过程。在经费筹集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一项几乎是七年以前决定的行动以接近于自行通过的方式延长下

去，如果唯一的效果是使险恶的形势固定化，并且让人有所借口，无限期地拖延必要的妥协，那末，这种延长就自然不能看作是一种好现象。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想提出两点看法。

127. 第一，和秘书长一样，我们遗憾地看到，争端的各方多少还有点勉强，不肯积极地响应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和部队司令普雷姆·昌德将军所一再发出的呼吁，要他们“在岛上的几个敏感地区缓和——如果不是完全消除的话——迫近的危险的军事对抗”〔同上，第 116 段〕。秘书长挑选驻塞浦路斯的工作班子是选得特别合适的。可以说，驻塞浦路斯的工作班子是一支模范的队伍。象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及其同事这样公正、稳健，而且充满正义与和平的精神的人员，双方应很好地利用他们在场的条件，让他们当好缓和、谅解与合作的促进者，发挥调和分歧、促成联合的作用。

128. 我们的第二点看法是：今年的严重干旱导致两个民族的农民进行了更为密切的合作，并且相当顺利地解决了许多地方争端——即使在一些被认为是非常敏感的地区，情况也不例外。在一个天灾之年，这种互相合作的精神无疑使人觉得，我们可以指望人类的良知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解的气氛一度在纯朴的农民中蔚然成风，它一定会扩展到他们的领导人当中去。正如决议中所说，现在该是领导人表现得更加通情达理，并且象决议中所同样加以强调的那样，毅然决然地以新的劲头来从事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极度痛苦的民众能终于体验到和平。

129. 在过去七年中，诸如此类的劝告已有很多；归根到底，它们肯定必然会得到重视。

130.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载于文件 S/10036 中的决议草案，因为我们认为它基本上符合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最大利益。

131. 我们以多少有点失望的心情从秘书长的报告中看到，在这次所审议的这段时间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消极的稳定”的气氛。我们一向认为，除非能朝着解决岛上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否则，联合国部队的存在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岛上的一种永久现象。

132. 我们希望，两年半以前开始的民族间的会谈能够谈出成果来，而这些成果又能导致这个重要的问题取得长期性的解决。

133. 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提供经费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显然，靠会员国的数量不足的而且时有时无的自愿捐款来为联合国的这些重要的行动提供经费，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是不现实的。我们希望安理会将认清这种不正常做法的荒唐性质，并且迅速提议采取纠正措施。不能指望秘书长从囊空如洗的金库中为这一耗费巨大却又至为必要的工作筹集到资金。

134. 我们向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向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的司令、官兵和文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履行了重要的使命。我们还要称道与争端直接有关的各方在阐述各自立场的时候表现了克制的态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真诚的气氛将在这个岛的人民中间得到反映。

135. 我不过于乐观，我愿冒昧地说，这可能是我作为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代表出席的最后一次安理会会议。因此，我认为我应当向我的安理会同事们告别。我一直为自己能同各位一起共事而感到愉快，在我作为一个安理会理事国代表的漫长的、有时是痛苦的两年中，他们始终给予我合作和协助，对此我将永志不忘。

136. 对于所有曾经提到安理会的各项争端中，我并不是每次都能同意某些理事国所持的观点。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即使在意见相左的时候，谅解也还是赞比亚代表团的始终不渝的品格。

137. 两年前，当我们成为安理会的理事国时，我们对安理会解决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悬而未决问题的能力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在我们即将离开安理会的时候，有必要指出，我们已经大失所望，因为安理会没有能力保护各小国的利益和贯彻它自己的决议。在当今世界上安理会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且这种危险的状况还将持续下去，除非联合国的这一主要机构准备成长发展而且经受使它能进一步适应一九七〇年现实的自然变革。我们不能老是生活

在一九四五年，越是早日认清这一现实越好，这对我们大家是如此，对联合国也是如此。

138. 出于一种纯粹自私的观点，我们为自己任期届满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安理会不会再有一个被漠视的赞比亚代表呆在这儿了。如果有人要问，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在安理会作出了什么贡献，我愿简单地讲，我不知道。

139. **主席：**我深信，如果我对赞比亚的代表说，感谢他个人以及他的国家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我是不会说错的。我还要感谢他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向安理会和安理会的各理事国提出了良好的希望。

140. **雅各布松先生（芬兰）：**秘书长在他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的报告中说，那里的形势总的来说保持着平静，在过去六个月中没有发生大的事件。但是报告丝毫没有给人以形势有所好转的感觉。相反，秘书长把局势说成是一种“消极的稳定”。他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局势大有成为塞浦路斯的生活常规的危險，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继续存在则已成为这种生活常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必须引起相当关注的问题。

141. 当然，我们知道两个民族间的会谈问题复杂，而且我们并不低估所涉及的种种困难。但是秘书长曾一再大声疾呼：时间过久，就可能妨碍而不是促进问题的解决。我们觉得他的这一警告非常有道理。安理会不能心安理得地让联合国在该岛的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每隔六个月就自动延长一次。安理会既已为民族间的会谈创造了条件，它就有权敦促双方把会谈毅然决然地进行下去。

142. 在塞浦路斯的基本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可以理解，秘书长除了建议再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外，没有别的办法。联合国部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保持平静的保证，也是民族间的会谈要想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

143. 既然安理会已决定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我受权声明：芬兰准备仍按以前安排的条件在下一阶段中继续保持它在该部队中的一支小分队。我们也同样准备为在岛上保持这支部队而继续自愿提供捐款。

144. 但是，对于目前为联合国驻塞部队提供经费的做法，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国政府的观点：光靠为数甚少的几个会员国自愿提供捐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在实践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坚决主张，凡根据安理会代表全体会员国决定采取的维持和平的行动，应由全体会员国负担费用，而且我们希望将来任何为维持和平行动筹款的协议都将确认这一原则。

145. 在我结束发言时，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向所有为在塞浦路斯取得和平解决而坚韧不拔地进行努力并将继续努力的人们表示称赞。

146. **塞维利亚·萨卡萨先生**（尼加拉瓜）：我愿和大家一样最热忱地祝贺你，马立克大使，就任安理会主席。你的卓越的能力以及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众所周知的专长无疑将使你在任期中取得成功。我们知道你正在令人满意地取得这一成功。

147. 我还要高兴地向叙利亚大使图迈赫先生表示庆贺，庆贺他在十一月份中出色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我们对他的成功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都了解他的外交才能和高度的仁爱精神。

148. 现在，请允许我告诉诸位，我们尼加拉瓜希望尊贵的塞浦路斯人民内部将获得愉快的、兄弟般的谅解。在我们今天下午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我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如欲维持塞浦路斯和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仍属需要”。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最能使我们感到欣慰的莫过于听到，而且我希望能早日听到，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存在已不再为维持这个尊贵的国家的和平所不可缺少的了。

149. 如果说塞浦路斯共和国就如我们大家所知的那样是历史的宝贵财富之一，那末，我们的朋友塞浦路斯人的最宝贵财富就是和平了：精神的和平，心灵的和平，思想的和平，家庭的和平，以及能够重新确保这个民族——它和我们所有各民族一样为着自由与光荣才来到人间——享有伟大前程的和平。

150. 这就是我的国家尼加拉瓜的希望。今天下午，我以极为喜悦的心情畅谈这些想法，同时向我们杰出的吴丹秘书长表示祝贺，祝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极为出色的报告——这份报告之所以出色，是因为

它富于建设性，并为我们提供了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采取行动的指导方针。我还要向秘书长杰出的助手们表示祝贺，他们每一位都值得我们高度的钦佩。

151. **主席**：谢谢你对安理会主席所表示的欢迎与祝贺。

152. 现在，请允许我以苏联代表的身分作以下发言。

153. 苏联政府以及苏联在安理会和其他地方的代表曾在许多场合发表声明，阐述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这一立场仍然完全站得住，保持不变。

154. 构成苏联立场的基础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塞浦路斯的问题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利于塞浦路斯人民，以利于世界那一部分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这种解决应以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这个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享有主权的会员国奉行一种和平的方针，一种与各军事集团不结盟的方针。

155. 解决塞浦路斯的内部事务是塞浦路斯人自己的事情，对此大家没有疑问，也不可能有任何疑问。塞浦路斯的问题必须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充分尊重。苏联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的企图，反对任何背着塞浦路斯人民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计划。这种计划有损于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而谋求实现某些身为北约组织成员的大国的帝国主义目的。

156. 我们深信，为了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完全独立和统一，一切外国军队均应从塞浦路斯领土上撤走，岛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均应撤除。

157. 苏联代表团还要强调一点：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照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不采取任何可能造成塞浦路斯形势恶化的行动。

158. 今天，安理会又一次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审议秘书长关于一九七〇年六月二日至十二月一日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

159. 苏联代表团不可能不注意报告中所提到的

这一情况：在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代表为解决双方之间已经出现的问题而举行的会谈正在继续进行。我们衷心希望这些会谈能迅速取得成功，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建立在互相谅解和互相友好基础上的、不受外界干涉的会谈，才能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把和平的生活与安全带给全体塞浦路斯人，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族，他们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公民。

160. 特别要说一下，苏联代表团同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表示的一样，对这些会谈未能在根本问题上取得进展感到忧虑不安。

161. 报告中有一项建议、主张把在塞浦路斯的联合国部队的驻期再次延长六个月。

162. 对此，应该指出，自从联合国部队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首次出现在塞浦路斯以来，几乎已经过了七年时间。在岛上呆得如此之久，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正常的现象。苏联代表团仍然认为，联合国的行动不能、也不应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完全有理由说，在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中如此长久地驻扎外国军队，即便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也只能是一项短期的、例外的措施，只要一有机会，就应停止采取这一措施。苏联代表团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在接下去的六个月驻期结束以前，这种机会就会出现。仅仅是根据这样一个条件，同时也考虑到有关的各方所采取的立场，特别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立场，苏联代表团才不准备在现在提出把这些部队撤出塞浦路斯领土的问题。

163. 对于刚才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苏联代表团认为特别有必要指出，决议中关于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期再次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是重申了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的规定，也是重申了在那以后安理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这是决定苏联对刚刚通过的决议的态度的关键。

16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受命申明：鉴于已经指明的原因，苏联没有投票反对通过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期再次延长六个月的决议，其条件是：在实际延长驻期的过程中，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循安理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一个决议中我所提到的那些规定，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职能仍和以前一样受到限制；而且为这支部队提供经费的现行安排保持不变，也就是说要继续依靠自愿捐献。

165. 图迈赫先生(叙利亚)：我要求发言，向尼加拉瓜大使表示我的深切的感谢和敬意，因为他刚才对我作了非常热情、客气的称赞。

166.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167.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在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我要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对塞浦路斯的赞誉，以及他们在这个问题所显示的理解。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尼加拉瓜和叙利亚的代表，感谢他们热情地赞颂了塞浦路斯的历史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然后，我要提到法国代表对塞浦路斯问题所显示的深刻理解。他的发言击中要害，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深入的，是以恪守联合国宪章原则作为指导思想的，是从如果有和平就必须把这些原则运用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出发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他提到塞浦路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自决权利，感谢他了解到并强调指出了：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外界干涉，很容易得到解决。

168. 其次，我要向联合王国代表表示感谢，因为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和统一，谈到了塞浦路斯的人民，他们象一个民族一样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我也要向美国代表表示感谢，因为他提到必须把塞浦路斯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体制中加以解决。我还要向其他一切谈到塞浦路斯的处境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代表们表示感谢。

169. 接下来，我要向土耳其代表说几句话——说不定还要稍微多说几句话；这位代表就在特里科莫发生的事件对塞浦路斯政府作了毁谤性的讲话。这事件发生在一个受限制的军事地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谁都不得进入——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种地区军纪是很严的，每个人的行动都必须十分小心。如果有人形迹可疑，要他站住他却又逃跑，这种情况就可能使负有责任的卫兵产生一种非得开枪不可的心理状态。

170. 诚然，这一次，事情做得过分了。正因为如此，那些卫兵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每天听到多少起这种过分的事件呢？按照法律，如果一个人进入受限制的军事地区内，要他站住他又不听，卫兵就有权开枪。所以，验尸官认为这一事件中的卫兵没有罪责，这个结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171. 然而，卫兵们还是因为违反纪律受到审讯，而且法院处罚了几个应对在混乱中开枪一事负责的卫兵。一个被判处四十天徒刑，另一个是两个月徒刑。政府对一个受害者赔偿了一万四千英镑，对另一个赔偿了八千英镑，还有一个三百英镑。所以我认为，对此事如此大做文章完全是一种宣传花招，与实际情况不相干。但是，现在我们倒不妨把这一情况跟任何别的情况比较一下。

172. 在半夜三更，那三个塞浦路斯土族人偏偏要进入受限制的军事地区；他们放着那条公路不走，却选择一条特别的道路走向那个地方。他们乘着汽车，却不开车灯，这就使人感到可疑了。

173. 现在让我们来看报告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利姆尼蒂斯事件。一个塞浦路斯希腊教师没赶上有护送的车队。于是他就请一位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卫兵陪他到一个塞浦路斯土族人的岗哨，以期征得同意，让他为一个合法的目的到他的村子去。可就在那儿，他遭到了土耳其族武装人员的毫无道理的粗暴对待，原因没有别的，就在于他要求通过。这并不是一个受限制的军事地区，何况他又是为了一个合法的目的非得去那儿去不可。当然，当这件事被提出来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说：“只要有合法的目的，又有联合国驻塞部队的陪同，我们是会同意放行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承认这个目的确实是合法的。

174. 现在我要谈一谈土耳其代表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武器问题。我愿提请他注意，塞浦路斯是一个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不是土耳其的一个附庸国。土耳其无权对塞浦路斯发号施令，规定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的警察应该有什么武器，不该有什么武器。塞浦路斯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它享有完全的独立和充分的主权。它可以自愿接受一支联合国部队，但是只有在它愿意时它才接受。

塞浦路斯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说过，它在必要时作出武装自己的决定是它的主权。它同意与联合国驻塞部队合作，但是没有给予任何别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的权利。

175. 接下来我要指出土耳其代表在发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说他渴望并珍惜塞浦路斯的独立，另一方面却把塞浦路斯当作附庸国，而且践踏它的独立。土耳其的代表们一方面说反对意诺西斯，并且要拯救塞浦路斯的独立，另一方面却准备只要能取得塞浦路斯的一部分领土就抛弃塞浦路斯的独立。仅举一例。土耳其前外长埃爾金先生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让给希腊，另一部分，即更靠近土耳其亚洲海岸的那部分，给土耳其”。

176. 那末，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呢？为什么一方面公开赞颂塞浦路斯的独立，而且只要听到在塞浦路斯国内以怀念的语调，说出了一丝要求意诺西斯的天然愿望，就表现得如此敏感，而另一方面却只要能取得一部分塞浦路斯的领土就可以将独立踩在脚下呢？

177. 这种矛盾说明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其所以不正常是因为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独立问题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说了不知多少次了。如果土耳其确实渴望塞浦路斯独立，它早就该帮助这个岛实现和解与正常化了。

178. 当土耳其代表说到塞浦路斯土族的宪法权利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宪法的导致分裂的条款以及宪法的不均衡方面，而正是这些东西造成了麻烦。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任命的调停人曾把这些条款说成是宪法的稀奇古怪之点。但是，如果这些权利得到恢复，老问题又将再现。因此，会谈中应努力按照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的准则制订一部合乎逻辑的宪法，一部切实可行的宪法。所以，如果土耳其渴望有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而我们希望土耳其最终能采取这一立场——它就应该帮助实现和解，也就是帮助实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使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族互相谅解、互相尊重，象一个民族一样生活在一起，使他们的一切权利都在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完全分裂的国家中得到保障。

179. 土耳其代表要求塞浦路斯政府给予生活在一块块飞地中的塞浦路斯土族——这些人拒绝承认这个政府,而且在从事反政府的叛乱——一部分国家岁入。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了土耳其族人以很大的关怀,但是要求政府用税收来津贴一个同它对抗的行政单位,那未免太过分了。事实上,在世界上类似的情况中,是没有这种待遇的。我们在塞浦路斯采取了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线,一条通向和平解决问题的路线;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180. 当土耳其代表说到岛上的一种平静气氛和说到正常化时,他知道不知道这一切必须本着和解的精神,而不能继续互相敌对?如果你煽动复仇,那就不是力求恢复正常了。有一件事我本不愿提起,但是迫于形势,我不得不把它提出来: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我向秘书长呈交了一封信件,在信中我提请他注意土耳其一支小分队司令的一次讲话。他对他的士兵说,他们必须保持对塞浦路斯人民的仇恨精神。在他的讲话中把塞浦路斯说成了“土耳其的南部领土”。身为负责人的这位司令官已经把塞浦路斯并入土耳其,并且把塞浦路斯说成是土耳其的南部领土了。在他讲话的另一部分中,则把塞浦路斯说成是“土耳其的塞浦路斯部分”。然后他说:“对那些企图压迫我们、剥夺我们权利的人,你们要使仇恨的烈火永不熄灭,让复仇的愿望永不消失。”

181. 我们渴望岛上实现和平与安宁。为此,我没有分发这一信件;我曾说,我们可以不去理它。但是现在我们听到,有人利用特里科莫的一起事件——一起在上述种种语言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发生的事件——而大做文章,于是,为了让安理会能了解这一形势,我不得不把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公之于众。

182. 我发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合作与谅解,但是既然这些问题给提出来了,我就必须给予回答。

183. 我必须详述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我已经说了,他们自己拒绝返回,而这正是没有去建造更多的房屋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些,已由参加会谈的一个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作了解释。在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不回各自的村庄——十六个村庄

中有十一个——并让这些房子空着无人居住的情况下,政府怎么能继续建造更多的不会有人去住的房子呢?为了说明拒不返回的目的是政治性的,我愿提一提秘书长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的报告,其中说: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政府一直在竭力劝说难民们返回家园,政府保证他们安全,而且在某些村庄,政府已修复或重建了塞浦路斯土族弃置的房屋,希望能以此来吸引一些塞浦路斯土族家庭重返家园。”^③

但是,这并没有能吸引他们。秘书长的报告接着说:

“然而这些措施至今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而且尽管他们现在住在象科基纳那样的住房奇缺、拥挤不堪的难民中心里,生活困难……〔他们〕还是没有回家去。如所周知,塞浦路斯土族的领导人目前不赞成难民们返回他们在政府控制区内的家园。为了替这种做法辩护,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强调说要考虑难民们的安全,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治性的”——这一点我以前已经说过了——“亦即只要还没有找到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就要继续使尽可能多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处于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外。”^④

184. 要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谅解与和解,而谅解和解的基础是:塞浦路斯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不分裂和不分开分治的统一体;塞浦路斯的人民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民族组成的一国人民——他们不会分裂,他们的国家也不会分成两部分或更多的部分。如果大家都能理解并接受这一主张,塞浦路斯的问题一下子就可以解决。

185. **主席:** 事先登记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土耳其代表现在要求发言,显然是要行使答辩权。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186.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 很抱歉,我不得不再次发言,以澄清一些问题。我深信,我刚才的主

^③《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8286,第127段。

^④同上。

要发言已经揭示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种种困难；同时，也说明了土耳其族居民的诚意以及土耳其政府为取得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捍卫所有有关各方的合法权利的決心。鉴于罗西季斯大使认为我的发言有几点需要澄清，恐怕我也非得就他的发言作几点澄清不可了。

187. 关于特里科莫事件，我看罗西季斯大使是想把这件事化小。为了说明我刚才发言时为什么要比较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我愿首先念一念作为当时的射击目标的哈桑先生的陈述，其文字以秘书长报告所载为据：

“在特里科莫的三岔路口，我们决定再次停车，以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吧里用点白兰地。由于那里空无一人，我们改变了主意，准备继续朝法马古斯塔开去。我们刚刚开过那家酒吧，道路的左侧就出现了一条乡村小道，我的朋友费夫西便把车子开上了这条小道。我们在这条乡村小道上大约走了五十码，然后在非常靠近海岸的地方停了车。我们都呆在车里呼吸新鲜空气。”——那是八月的时候——“五分钟后，一个塞浦路斯希族的国民警卫队员走到我的身边，用希腊语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用英语对他说我们在这里停车呼吸新鲜空气，可是他听不懂我的话……于是，这个士兵就命令我们统统下车，我们照办了。他接着又命令我们举起手来，我们也照办了，然后他又要我们跑步到附近的一个兵营。我们在兵营门外停住，于是被另外五六个持枪的士兵包围了起来。在这些我一个也不认识的士兵中有一个命令我们排成一行，并开始用脚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声枪响，同时看到一个军官从兵营那边沿着大门走来。枪声响后，我看见我的朋友费夫西躺倒在地上，而穆斯塔法则拔腿逃跑，士兵们便朝他开枪。那时，我害怕起来，逃了，也同样遭到枪击，右手受了伤。我总算跑到了里索-法马古斯塔公路，而士兵们在我后面追赶，但是没有开枪。”〔S/10005 和 Corr.1, 第 41 段。〕

188. 至于说罗西季斯大使认为我向安理会作的发言有些流于宣传和夸张，我愿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再念一段，以作回答：

“联合国驻塞部队无法彻底调查这起极为不幸的两族间事件。主要是因为枪击发生在国民警卫队的兵营所在地，联合国民警不能进入。由于这个缘故，联合国部队的调查主要限于在可能条件下索取有关陈述和其他有关情况，并以观察员身分出席验尸官的验尸活动。尽管联合国驻塞部队的调查范围有限，但它还是觉得，这三名塞浦路斯土族人深夜进入军事上受限制地区固然欠妥，但国民警卫队员为了要拘留他们而这样使用武力却显然是过分的，特别是鉴于这些塞浦路斯土族人是非武装的，而包围他们的倒是人数至少和他们一样多的经过训练的、武装的哨兵。再说，这三个人那天晚上的行为究竟能不能认为是构成了对该兵营的安全的威胁，也是值得怀疑的。”〔同上，第 50 段。〕

189. 罗西季斯大使说什么对这些受害者是作了赔偿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得感激他们赔偿了杀害一个人和伤害两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并且应该表示我们的谢忱。我不知道，无辜平民的生命是否就如此便宜，只要赔偿一下就可了事。

190. 罗西季斯大使提到了各公路自由通行的问题。我在发言中已专门谈了这一点。我把为什么这个问题对塞浦路斯土族的安全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都提出来了。

191. 罗西季斯大使提到了粗暴对待一位塞浦路斯希族教师的问题。然而我认为，报告中说，这一事件发生在深夜，而且不幸的粗暴行为是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发生的。因而就有一个惹起一方不能好生对待他的原因问题。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位塞浦路斯希族教师并没有遭到杀害——只不过有几分钟使他为难罢了。

192. 罗西季斯大使说，武器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的事情，又说塞浦路斯不是一个附庸国。我可不记得我发言时提到过什么使人觉得塞浦路斯是个附庸国的话。在提出这个武器问题和许多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时，我只提到了秘书长的报告以及塞浦路斯希族行政当局跟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塞部队之间达成的协议。因此，我无法同意他的逻辑推理，认

为我发言中的有些话使人觉得塞浦路斯是个附庸国。那里有一项协议嘛，可是那项协议没有受到尊重，秘书长指出：问题就在这里。眼前这份报告还表明，这个武器问题可能再次造成严重的危险。

193. 现在我要提一提有关意诺西斯的一些话。罗西季斯先生提到，一些土耳其前部长的讲话有些矛盾的地方，说要是能给土耳其一部分塞浦路斯领土的话，它就会乐于解决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倘要使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就意味着我们将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塞浦路斯问题自一九五四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中加以讨论。我不能同意他的逻辑。而意诺西斯问题倒是问题的要害。

194. 要是我没有引错他的话，那末，他说：土耳其不想要塞浦路斯独立。这对我，而且我相信，对本组织的其他会员国以及一切有关方面来说，都是一条新闻。我对他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感到惊讶。秘书长的报告里包含了土耳其总理和土耳其外长的讲话。希腊代表谈到了我们的外长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在安理会，已有许多例子表明：塞浦路斯的独立是两个民族之间可以就宪法问题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实在用不着对罗西季斯先生的这种说法作出回答。

195. 罗西季斯先生又一次提到了“合乎逻辑的宪法”。什么是合乎逻辑的宪法和不合乎逻辑的宪法呢？凡是罗西季斯先生或者塞浦路斯希族居民喜欢的，就是合乎逻辑的宪法。凡是他们不喜欢的，就不是合乎逻辑的宪法。我只想提醒他一点，塞浦路斯的宪法法院院长在一九六〇年该法院同塞浦路斯共和国一起成立时，曾不止一次地宣布，这部宪法是可行的，只要大家有诚意，就可以得到贯彻。我们都记得，由于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和这样一种评价，这位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就此被逐出了该岛。

196. 还有一点也使我大为惊奇，极为惊奇，这就是罗西季斯先生竟然说，土耳其族人正在进行一场叛乱。这对我，而且我相信对安理会的代表们来说，都是一条新闻。因为，当土耳其族人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子里遭到袭击时，他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些灾难：四十个土耳其族村庄被彻底摧毁，五十七个部

分被毁，二万七千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然而今天我们竟听到他说，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在准备一场叛乱！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实在是不必要地占用安理会的时间。谁都知道塞浦路斯问题是个什么问题，也知道塞浦路斯土族的处境如何；而今天，正当两个民族为了达成一项一致协议进行会谈的时候，塞浦路斯代表竟然说这种话，这就更加令人吃惊。

197. 为了在极其简短地提及意诺西斯问题时能找到某种可能的答案——而我确实是尽量没有把塞浦路斯最负责的领导人有关意诺西斯的讲话全部引出——我可以说一说下面这些话。他提到：土耳其一支小分队的司令曾经有过一次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说要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并入土耳其。我相信，这位土耳其上校是在土耳其小分队的兵营里发表这一讲话的，而且是向他的士兵讲的。军官们曾经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讲话，当然罗，其中就有许多是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的将军说给他的士兵听的。然而，我撇开上校们和将军们不谈。我要提一提更为负责的人物。我本人将仅仅提出内政和国防部长科莫特罗莫斯先生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不是在六个月以前作的，也不是在六年前作的，而是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的。这位部长说到了“一个国家”——塞浦路斯。我援引一份报纸的报道：

“内政和国防部长科莫特罗莫斯先生昨天祝贺武装部队的成员具有能战的素质，并说他有为这样一支作好准备并且确有能力忠诚地、令人满意地为国效劳的军队而感到自豪。

“科莫特罗莫斯先生是在国民警卫队员在操场作射击演习时对他们发表讲话的。

“这位部长称这支塞浦路斯军队为一支‘希腊军队’，他这样称呼的含义全在于：战斗是希腊人的一种美德，而这个岛屿则是希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科莫特罗莫斯先生感谢希腊军队的军官在创建这支意识到自己的传统和责任的、纪律严明的军队中作出了贡献。

“他最后表示希望早日实现民族理想，并且早日实现‘一个单一的、统一的、不分裂的希腊国家’。”

198. 我想我不必再提出担任更重要职务的、具有更高地位的塞浦路斯领导人的其他讲话了。

199. 罗西季斯先生在讲话中好象还提到, 他想努力把过去的事情忘掉, 并且想努力拿出积极的姿态来。我不准备对他的意图提出疑问。相反, 我巴不得他能拿出建设性的姿态来。只有这样, 才能取得一致意见。可是, 我觉得他却把我的讲话说成是非建设性的。我并不企求安理会的代表们对我的讲话表示恭维, 但是, 尽管我不能精确地记住所有的发言, 所有的词句, 我却毕竟还能记得, 许多代表在这次辩论中高度评价了土耳其代表的发言。

200. 关于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 很抱歉, 我们不得不再次把它提出来。我们在发言中所说的是, 土耳其居民随时准备响应任何真心诚意地提出的建议, 只要这种建议不是企图剥夺他们的宪法权利与特权, 也不受政治目的的支配。在流离失所的人的问题上, 对于罗西季斯先生为阐明克莱里季斯先生的书面或口头声明而作的发言, 我的回答就是今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发表的如下意见:

“塞浦路斯希族抱怨塞浦路斯土族没有返回有些房屋已予修复的村庄。这种抱怨是塞浦路斯希族的一种借口和策略, 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在秘书长的下一份报告中载入记录。

“这方面的情况就如联合国驻塞部队所十分清楚的那样: 两年来, 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一直按奥尔特加先生报告中所建议的争取在各级通盘地解决这个问题。众所周知, 登克塔什先生和克莱里季斯先生之间在会议上以及在函件中也讨论了这件事情。联合国驻塞部队也同样十分清楚地知道, 塞浦路斯土族方面始终在积极争取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塞浦路斯希族经常提起的个别情况, 不应由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直接负责。在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看来, 事情就如奥尔特加先生在报告中所断定的那样, 难民返回村庄的问题不能一个一个地解决,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 诸如教育、宗教、经济安排和合作迁移等等, 所有这些都必须先予解决, 然后才有可能使一个村庄的居民全部返回。

“除非这些社会、宗教和经济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 否则, 要想叫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全都回去是既不现实也不公平的。借口这些人没有都回去, 企图利用这个因素来为塞浦路斯希族不愿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辩护, 这只能说明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没有诚意。这一点只要看看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官方的命令之下, 单单一次就有五千余名塞浦路斯土族居民遭到阻拦, 使得他们无法到他们的旧居定居下来。”

201. 另一方面, 我将极为简要地提一提秘书长的报告。我认为他的结论是十分明确的。他说——不是针对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 而是针对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说: 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 因此他们应当解决。这是十分明确的结论。这不是我国代表团的结论, 而是秘书长的结论。

202. 我已经说过, 我不想不必要地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我愿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两个民族之间的分歧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或用词取义的问题。这是一件实质性的争论——一件牵涉到塞浦路斯土族能不能在一个独立、主权和统一的国家中, 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基础上生存下去的实质性争论——我强调必须建立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诸如“独立和单一的”、“民主和单一的”国家或者政府的提法都是使人误解的, 因为这些提法都没有表达出问题的基本性质。问题在于: 塞浦路斯之所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因为它是建立在两个民族基础上的, 建立在他们的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其中一个民族的消亡就是塞浦路斯独立的消亡。要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和平的解决, 就必须想到这些生死攸关的现实。

203. **主席:** 塞浦路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204.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 主席先生, 谢谢你再次让我发言。我很抱歉, 不得不再占用一点时间, 不过这次我将讲得非常简短。

205. 土耳其代表念了一个在那次事件中受伤的当事人的陈述。那份陈述确认不讳: 当他们遭到射击时, 他们是在逃跑。其次, 我同意他的看法, 即: 那几个国民警卫队员的行动是过分的; 但这是我今天一

开始就说了的。我说这件事做得过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遭到了惩罚并被送进了监狱。

206. 关于合乎逻辑的宪法问题，他问道：“什么是一部合乎逻辑的宪法？谁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制定一部他所喜欢的宪法。谁都可以说这部宪法是合乎逻辑的，而那部是不合乎逻辑的。”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我说的是：一部合乎逻辑的宪法应是一部以公认的准则为基础而制定的宪法。世上有普遍公认的准则，民主的准则，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准则，地方政府或者地方自治的准则。你总不能超越这些准则，别出心裁地炮制一套从未存在过的、又将是行不通的东西来；而倘若这套东西行不通，它就会导致分裂。到那时，有人就会说：“你看，我们什么都试过了。这个行不通，所以让我们另想别的吧。”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要避免的。我们需要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它能够保持塞浦路斯的统一、领土完整和独立。这就是我国政府所持的观点。

207. 土耳其代表强调“地方自治”是土耳其人的权利。这个权利从哪儿来的呢？他们要求得到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所提到的全部权利。他们谈论他们的权利，可是他们所要求得到的每一项权利都来自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而即使是这些协议，也没有一条关于“地方自治”的规定。那末，这件事是怎么给提到会谈中来的呢？这是作为一项建议而不是一项权利给提出来的。按照他们引以为据的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其中并没有什么地方自治的权利。他们可以说，“我们要求地方自治，我们现在不再依据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或者也可以说，“我们依据苏黎世协议和伦敦协定”——如果是后一种说法，他们就不能要求自治。

208. 主席：希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209. 比齐奥斯先生(希腊)：我不能不指出，土耳其代表在论点取舍方面，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专爱谈所谓意诺西斯，亦即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合并。请允许我提醒他，这个合并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他的政府，或者塞浦路斯政府。还有第三方在内，这就是希腊。土耳其代表知道得十分清楚，希腊政府作出了巨大的

牺牲。它为了帮助这一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才表示赞同：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这是牺牲，因为倘若塞浦路斯岛上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原籍是土耳其，那末，毫无疑问，土耳其是不会作出同样的姿态的。

210. 但是，就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希腊政府还是同意把为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而进行的谈判建立在塞浦路斯独立的基础上。而我们的土耳其同事却想干些什么呢？他是不是想对希腊政府的诚意提出疑问呢？我提到了几天前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公报。从那份公报看，似乎他的外交部长并不对希腊这样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示异议。这位外长和希腊外交大臣一起宣布，愿谈判继续进行，直至解决问题。因此我不能不认为，当巴于尔肯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诺西斯问题时，他不是在给塞浦路斯岛带去和平的信息，因为我相信，在联合国的外面，聆听此间演说的地方是在塞浦路斯。

211. 我遗憾地注意到，土耳其代表今天的发言是他迄今为止最悲观的一次发言。他看了报告，也研究了报告，然而在他的发言中却只提到报告的悲观方面。这和希腊代表的发言正好相反，希腊代表在看这份报告时，力图从中找到并且强调指出它的乐观方面，以便向塞浦路斯送去乐观的信息，将为结束谈判创造条件的信息。实际上，土耳其代表仅仅讲了特里科莫事件；他讲了武器问题；他光讲意诺西斯问题。他啥也没干，光翻陈年老帐。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他把塞浦路斯的独立说成是要么以这一方的独立为条件，要么以那一方的独立为条件。我国代表团觉得这种说法非常难以理解。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塞浦路斯有一个主权政府，可是土耳其代表拒绝称它为政府；他始终称它为“行政当局”。我想起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当时的苏联代表直截了当地问土耳其代表，他是不是对塞浦路斯政府的存在提出异议。他回答说表不表异议，而且说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有一位大使。所以我愿提个建议：倘若我们就如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国所几乎都已声明的那样，要使塞浦路斯的谈判取得成功，那末，我们说话就应采取一种更为温和、更为乐观的语气。

212. **主席：**土耳其代表要求再次行使答辩权。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213.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我将非常简短地说一下。

214. 为了回答罗西季斯先生所谈到的国际准则问题，我想只提醒他一点：一九六〇年，在两个民族之间协商之后，各方一致同意了塞浦路斯宪法，根本没有什么这部宪法是否符合国际准则的问题。这是一件新鲜事，一种新发明。而今天正当两个民族努力寻求一个彼此同意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为新的宪法体制寻求新的、互相可以接受的基础时，我认为老钉住什么符合或者什么不符合国际准则这个问题不放，是没有益处的。

215. 至于希腊代表因我提到意诺西斯问题而说什么我是在对他的政府的诚意提出异议，我认为这是联系不上的。我的本意不是要对他的政府的诚意提出异议。但是我愿恳切地提醒他：基于现实的乐观是持久的，而基于言辞的乐观则可能最终使大家受骗。再者，我还要强调另外一个事实：行政机构可以更迭，而民族或国家却继续存在。因此，有关各方应郑重其事地去争取达成一项真正的、持久的、互相能够接受的协议。

216.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要求第三次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17.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很幸运，当发言人第二次、第三次要求行使答辩权时，他们越说越简短。本人的这次发言将格外简短。

218. 当我说到逻辑性和国际准则时，我说的不是过去的事情，而是我们现在打算缔结的协议。我说了，这个协议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准则上。我们绝对不能再另外搞一部稀奇古怪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宪法。

219. 我认为今天的讨论是有益的，因为通过讨

论，我的土耳其同事作出了某些有益的表态。首先，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正式听到他说：土耳其无意在塞浦路斯制造任何形式的分治或分裂；土耳其一心为塞浦路斯的独立贡献力量。我们欢迎这一表态，认可这一表态。现在我们所期望于土耳其的是——也可说他们的一项重大责任是：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政策将能导致和解，并且在塞浦路斯人民中间树立一种合作和团结的精神，以便使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能够在和平中继续存在、兴盛和发展。

220. 这次讨论是建设性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满意地分手道别，因为至少我们可以对未来所可能发生的事情乐观以待。

221. **主席：**土耳其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222.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我将讲得更为简短。对于罗西季斯大使的发言，我希望“这一次是互相认可，一致同意的解决”，而且我们大家都希望，极其热烈地希望，当真的得到解决时，这次解决将是“合乎逻辑的”，而不会被他们象指责一九六〇年宪法那样再次把它说成是“不合乎逻辑的”。

223. **主席：**如果出席这次会议的各方交互行使答辩权就到此为止，我们就可以认为，对所审议的问题的讨论也就完毕了，接下去我们就将休会。

224. 在休会之前，既然参加大会本届会议的全体代表现在都在这里，我愿祝大会的工作胜利结束，因为看来在本届会议结束以前，安理会不会再有什么会议了。

225. 其次，我愿祝在座的全体代表圣诞节愉快，新年愉快。最后，我愿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在从现在起到十二月底的期间里，乃至在整个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中，世间将享有和平，从而也就无须为了研究一些争端而召开紧急的、特别的会议。我就以这些祝愿结束今天的会议。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